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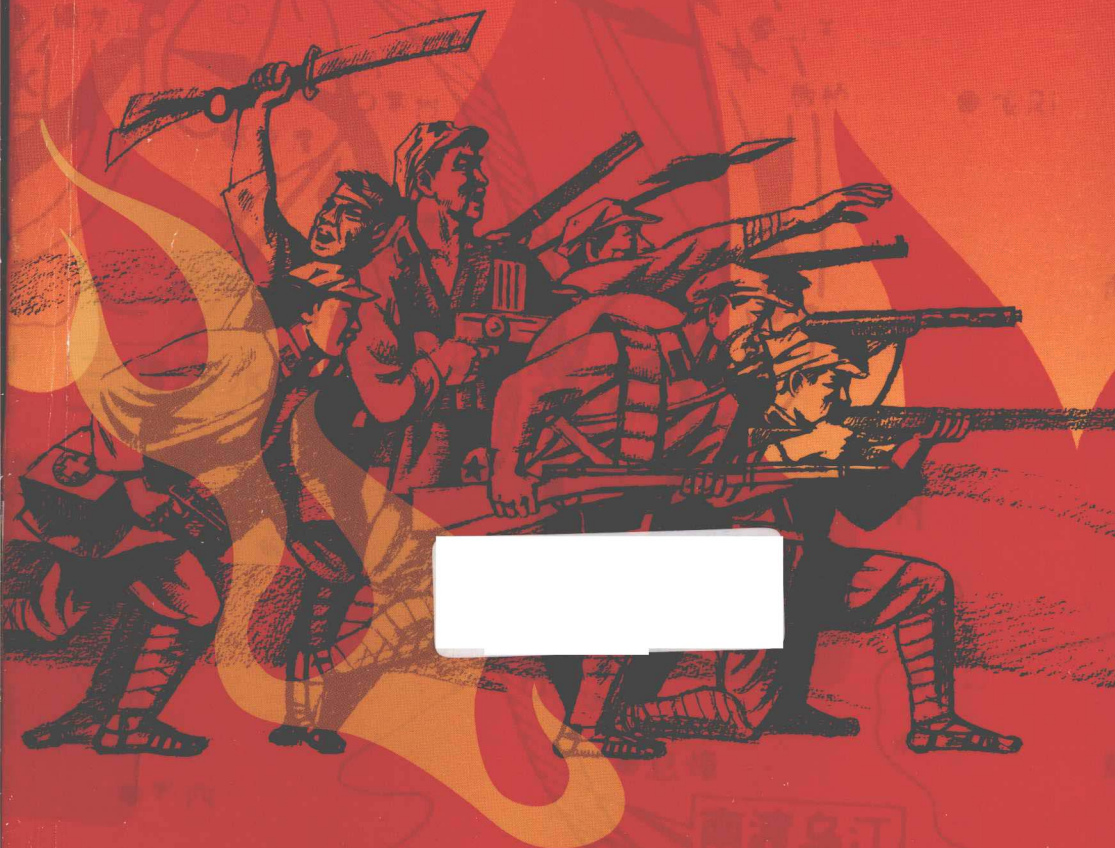


渡赤水

红军凭什么生存了下来？

十个连长一个班

傅恒/著



作家出版社

十个连长一个班

傅 恒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个连长一个班 / 傅恒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9

(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

ISBN 978-7-5063-6953-4

I. ①十… II. ①傅…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53117号

十个连长一个班

作 者: 傅 恒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曹全弘

责任印制: 刘文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558千

印 张: 36.5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953-4

定 价: 39.8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傅恒 生于1948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已在作家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重庆出版社等社出版长篇小说《城奴》《活人》《三分恐惧四分心跳》《天地平民》等6部，在《当代》《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四川文学》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篇。作品被多次选载和多家报刊评介。获得过“当代文学奖”，第一、三、四届“四川省文学奖”等创作奖。有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

注定要深深刻在历史上的黎明与黔北平常的冬日没什么区别，据居住在青杠坡侧面山坡下的老百姓几十年后回忆，那个早晨有点雾，不浓，大约相当于厨房里刚刚揭开煮饭的锅盖。

清淡的雾岚慵懒地显现出雄伟山体上的茂密植被，整个空间看不见一个活动的人和动物，只有几点隐约可见的零星房屋，积木似的摆放在靠近山脚的地方。这一带本来人烟稀少，突然有军队大量涌入，再迟钝的人也明白即将发生什么事了。绝大部分老百姓顾不上马上就要过年，纷纷离家躲起来，个别舍不得离开那点微薄家产的人，寄希望于自家房屋厚厚的土墙，躲在屋内，紧闭门，不露面，实在憋不住好奇心，才透过小小的牛膝巴窗户往外瞅几眼。

江金虎率领八连埋伏在青杠坡正面最前沿，

目 录

第一部 不在历史书上	1
第二部 不在教科书里	123
第三部 不在兵法中	223
第四部 不在规则范围	343
第五部 在赤水河畔	501

第一部 不在历史书上

1

关禁闭和立功都是非同一般的事，少了这两类经历，当兵当得少滋味。只是，为一点点小事被关，又令江金虎感到很划算。到禁闭室发现把他和俘虏关在一起，更憋气。再一看，这俘虏还是他亲手抓回来的。

把抓俘虏的人和抓到的俘虏关在一起？什么意思！

江金虎肚子气的怨气再也无法憋住：“可以枪毙我，不准侮辱我！”

是利用破庙的一间偏房临时充当禁闭室。屋不大，破破烂烂，木格窗户上的蜘蛛网像作战地图一样复杂。庙里没有僧人也没有菩萨，随意扔一些谷草在地上。江金虎没来之前，里面关押着一个川军上尉，正是江金虎在刚结束战斗的青杠坡上抓获的。

川军上尉双臂被绳子捆在身后，坐在谷草上冷冷打量进屋的人，看见穿红军军装的江金虎也被绳索捆住，尤其认出他竟是俘虏自己的人，川军上尉脸上泛起一抹莫名其妙的笑，怎么看怎么像幸灾乐祸。

江金虎被那抹不怀好意的怪笑刺激，就摆谱给俘虏瞧，朝门外大叫：“卫兵，去把你们首长找来。把我和我的俘虏关在一起，你们的原则扔去喂狗了？”

两个卫兵都认识江金虎，全师有名的英雄连连长嘛，便隔着禁闭室门客客气气回答：“对不起，江连长，房子太少。”

江金虎不是要听门外卫兵解释，是要让门内俘虏看他的雄风：“乱弹琴！房子再少也不能不讲原则立场啊。”

川军上尉好玩地望着江金虎，脸上挂着的笑意极不自然，一看就是故

意炮制出的。看着这类酸溜溜的故作表情，江金虎直想伸出巴掌扇过去，假如换一个合适的场合，他的念头早实现了，眼下没法，只能憋气：“怪笑啥？觉得好玩是不是？老子要不是被绳子套着，肯定狠狠揍你一顿。”

川军上尉不动，依然保持那一抹怪笑。

江金虎突然意识到对方很有可能是故意刺激自己，于是在肚子里冷笑起来：狗杂种，手下败将，还和我江金虎玩战术。

就反击：“当了俘虏，不服气，是不是？”

川军上尉脸上怪怪的笑意，并没像蜗牛触角般马上缩回去，相反多出几分傲气，继续不说话，相亲似的，上下打量江金虎。

顺川军上尉目光，江金虎看到自己身上沾满血污的旧军装，脏烂得几乎看不出本来的灰色。反而川军上尉浑身上下崭新华丽，像第一次上门的姑爷。掂量出对手的意图，江金虎反击：“包装和实际内容是两码事，臭狗屎照样可以装在镶金的盒子里。”

川军上尉较真了：“我不是臭狗屎。”嫌力度不大，又补充，“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正牌军官，不是从山坡上下来的放牛娃。”

这一补充反倒把江金虎逗笑了，也在脸上故意挂起带轻视的微笑：“正牌军官还是做了放牛娃的俘虏。”

川军上尉不屑多说，哼了一声。

江金虎越发觉得好玩，有意带几分温和地劝川军上尉别生气：“当俘虏本来就窝囊了，再气坏身子，损失更大。”江金虎的意图太明显，川军上尉不上当了，仍然不服气：“别拿偶然说事。”江金虎没听懂：“念的什么歪经？”

话一拉开，川军上尉真还就暴露出他的心思：“你们能在青杠坡上逃过一劫，不知该说是你们运气好，还是我们运气不好。”

江金虎摆出老农教导毛孩的神态：“正牌军官先生，你在军校没听教官告诉你吗，打仗不是靠运气。”

一句话没说完，江金虎肚子里咯噔一下，陡然闭上嘴，是“青杠坡”三个字触动了他。无论什么样的人，不管是参与还是看见青杠坡那场大战，都得承认，青杠坡大战注定会深深刻进记忆，就像刺刀在岩石上凿出的凹槽那样，很久很久不会消失。

江金虎不知道还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刻骨铭心。

2

江金虎很少去记打过仗的地名，根本不曾料到青杠坡这个极普通的山名会烙进他脑子，更不可能料到会被许多人纠结几十年。

青杠坡山势雄伟，昨天黎明前摸黑朝坡上爬，直到气喘吁吁还没到坡顶，静下来打量，累得人喘不过气的青杠坡原来只像个摆放在碗里的窝窝头。所谓碗就是青杠坡周围的山，难怪青杠坡只是坡，周围才真正是山。对面那一大片山体宽阔雄浑，斜伸向空旷的蓝天，顺山坡可以一直走到云里去。下面，一条长长的山沟深深陷在山的缝隙中，沟两边崖坡上的树木野草不时被凛冽寒风晃动，让人感觉深沟还在继续下沉。

的确是打伏击战的好地形。

红一方面军总部调集几千战士，埋伏到这儿，不顾前后左右围过来的几十万敌军，决意要在包围圈的缝隙中，瞅空子狠狠揍一下纠缠在身后的追兵。江金虎很清楚，下这个决心不仅仅是因为总被嗡嗡叫的蚊虫跟着，想拍它一巴掌，不是这么简单。

江金虎和他的八连刚刚经历那场几十年后被人们反复感叹的湘江大战，那一战下来，江金虎和他身边的人都看清一个事实：指挥员错误指挥的危害并不亚于装备优良的敌人，红一方面军一眨眼从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了三万。不知道是不是蒋介石看到了历史拐弯的迹象，火速调集四十多万人，前堵后追，左右拦截，将三万红军挤压在黔北狭小的地区，瞪大眼睛，准备发起致命一击。没人料到十多天前，红军竟然在自身最艰难时，打下了贵州省第二大城市遵义，在城里召开了后来名气很大的遵义会议，曾经连续几次指挥苏区红军成功反围剿的领导成员又回归指挥岗位。换领袖必然换大策略，古今中外无一例外，整个部队不知不觉多出一些猜测和期待。青杠坡大战因此添加进新的元素。

青杠坡也身不由己走进史册。

侦察到的情报说，离红军最近的追兵是川军三个团。一个地方军阀的部队，平时在乎的多是自己的地盘与实力，突然很奇怪地来了雄心壮志，这些日子像烤热的膏药，硬要朝红军身上贴，近两三天已和红军有

过几次小规模较量。

要等到青杠坡大战后江金虎才会听说，川军是被一个传言触动。传言说红一方面军要在四川和另一支红军部队会师，然后扎根“天府之国”，创建新的根据地。许多历史都是由传言拉开序幕的，这一次也如此。川军由此对围剿红军很卖力，总在离红军最近的位置出现，江金虎几天来一直等待有机会“提醒”川军。

机会果然来了。红一方面军在青杠坡埋伏了六个团，另加外围打援的部队。江金虎熟悉这种集中优势兵力力求全胜的常用战术。如果没有意外发生，以多打少的部署怎么说也稳操胜券，江金虎也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狂揍贴在身后的敌人。直到冒着冬日严寒，在山上迎送过一个太阳，又迎来送走了满天的星星，还没看见川军一兵一卒进沟，江金虎憋着的劲儿逐渐转变成烦躁：“那些追兵到哪儿去了？”

也只是烦躁，是同等情况下谁都可能产生的烦躁，没有其他预感。

农历腊月末的又一个黎明降临。这个注定要深深刻在历史上的黎明，与青杠坡平常的冬日没差别，居住在坡侧面山脚下的老百姓几十年后回忆，那个早晨有点雾，不浓，相当于厨房里刚刚揭开煮饭的锅盖。清淡的雾岚慵懒地环绕着雄伟山体，整个空间看不见一个活动的人和动物，只有几点隐约可见的零星房屋，积木似的摆放在对面山脚。

江金虎率领八连埋伏在青杠坡正面最前沿。任何时候八连都能得到首长重视，这正是江金虎备感荣耀和自豪的地方，战场和赛场都是不容讲人情拉关系的场合，不能制胜，再被重视也等于零。

八连阵地后是无人高峰，高峰上满是厚重的原始森林。这些森林还要过二十四年才会被大量砍伐，没有砍伐前的森林又浓又密，无边无际，神秘莫测，没人敢轻易进入。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青杠坡大战多出许多悲壮记载。

山风阴冷阴冷，内脏也能感觉到寒意，埋伏在山上的红军战士大多衣着单薄。江金虎沿临时掩体里一双双穿草鞋、布鞋的脚检查隐蔽情况，看见几个战士怀里抱着才拔下的野草抵御寒冷，不时从干粮袋里掏出生面条朝嘴里塞。江金虎在肚子里骂：“等抓到俘虏，老子非要弄他来这儿受一受这份罪。”

怀抱野草吃生面条的战士看见连长，要起身敬礼，江金虎伸手制

止。又冷又饿一天一夜，规矩就稍微放一放，弟兄们还得继续承受饥寒煎熬，江金虎无奈中随口说了句既是废话也是很实在的话：“再忍一忍，只要一打起来，马上就不冷不饿了。”

连队的旗帜卷在旗杆上，横放在战士身边，江金虎叮咛旗手，一打响就把旗帜竖起来，那是咱英雄连的标志。

江金虎检查的这个位置紧靠七连阵地，七连长于得胜也在检查部队的隐蔽情况。听到江金虎叮嘱旗手，于得胜脸上露出几分嘲讽。于得胜离得太近，江金虎没法看不见，不想忍让就压着嗓子回击：“七连长，有气等会儿朝敌人放，在这儿做怪相不证明你有本事！”

七连长于得胜不接江金虎的话，只拿两眼盯江金虎身后背机枪的通讯员：“大个子，干你的机枪手吧，当什么通讯员？一个通讯员整天背挺机枪，怎么看也别扭。”

大个子通讯员跟江金虎的时间不长，学江金虎的性子倒学了不少，抢着回答：“报告七连长，给英雄连长当通讯员，我很光荣。”大个子的话还没说完，于得胜已经转身离开，他没打算与大个子交谈，只轻轻嘀咕一句：“七连也是英雄连。”

江金虎很满意，拍拍大个子的肩。

大个子通讯员得到夸奖，一兴奋就有些控制不住得意，竟然和连长探讨起战局来：“敌人明明是跟在我们身后，近得快听见他们喘气的声音，咋就始终不见进沟来呢？”这话正触到江金虎着急的事，没好气地冒一句：“你自己去问敌人。”大个子平时学的就是江金虎的习性，没想到要退让：“你要放我下山去，保证给你抓一个俘虏回来。”江金虎不耐烦了：“放你去？我还想下山去抓俘虏哩。谁放我去？”

掩体内，一个埋伏的战士心里焦急，抬起趴在地上的身子，伸长脖子向山下沟口偷看。江金虎走过去去摁了一下战士的脑袋。战士没料到会被连长撞见，有些发呆。江金虎指着战士的鼻子：“看啥？师长的屁股我都踢过，你要不信，把头再抬高点试试！”

远处两个战士猫着腰，顺阵地跑过来。大个子低声报告，是侦察连的人。

江金虎拉住一个侦察员：“你们侦察连搞的啥情报，让大家趴在这里白挨冻。”侦察员匆匆朝江金虎敬个礼，继续疾走：“来了，敌人过来

了。”江金虎精神一下上来，压着嗓门命令：“都给我注意了，谁要不狠狠打，连他一起揍！”

大个子显出与身材不吻合的麻利，飞快从背上取下机枪，就地架起。江金虎爬到机枪前，大个子也在旁边趴下。江金虎要大个子别靠太近。大个子说我要保护你。江金虎和大个子打闹已成习惯：“我还要你保护？个子大就了不起？”大个子一点不生气：“个子大才好替你背机枪。”江金虎笑起来，伸脚轻轻蹬一下大个子，大个子也轻轻回蹬一下江金虎。江金虎抬脚正要再蹬回去，突然听到什么声音，抬起的那只脚被固定似的，一下停在半空中。

江金虎不是发问，是自语：“什么声音？”

大个子也听见了那个不可思议的声音，惊呆得说不出话来。

江金虎和所有做好射击准备的战士都瞪大眼睛，朝坡下的山沟入口处望，那份专注，已经不像是期待攻击对象了。

深沟里，小路上，一小队人从山脚弯处摇摇晃晃走进江金虎们的视线，同时最初隐隐的唢呐锣鼓声逐渐清晰，山沟里装满悠扬的喜庆音乐。锣鼓上的红绸、唢呐上的大红花，还有一顶大红花轿……一串红颜色被山沟两侧隆冬的深绿衬托得分外鲜艳。

江金虎和弟兄们都傻了眼，这哪是追兵？明明是迎亲的队伍！

一队迎亲的人走进伏击圈。

战场上几乎不可能遇到的事出现了，红军战士们惊讶，当地老百姓几十年后谈起，也觉得怪异。一些老年人解释不清偶然必然之类咬口的说法，又按千百年的习惯，把它归纳为命运、缘分、老天安排。

那一刻江金虎脑子里闪过多种推测，唯独没想过这事会和他有扯不断的联系。

3

走进山沟的，是一队不完整的娶亲队伍，没有送彩礼的挑夫和抬匠，没有送亲的娘家人，也没有迎亲的新郎，就几个吹打乐手和一乘花轿，移动着那些杂乱鲜艳得有些不近情理的红。简单的乡间乐队摇

头晃脑走在花轿前面，吹打演奏的是当地人熟悉的娶亲音乐：咪来夺咪乃——乃夺拿索多多……

深沟里一行人显然不知道即将面临什么，怡然自得地走得摇摇晃晃。没等他们走出这条注定要浸透鲜血的山沟，头上爆发出连续的刺耳呼啸声。

炮弹飞沙走石般落在山坡上和深沟里，川军的突然偷袭就从这波群炮轰击开始，轰鸣声响成一片，硝烟与火光笼罩青杠坡。几十年后，有躲在侧面不远处的老乡描述，整个山沟都在颤抖，在闪火、喷烟。老乡说，当时吓蒙了，直后悔没躲得远一点。

江金虎本能地朝八连弟兄挥手，战士们已埋头隐蔽。几位战士俯下身子，抓紧战斗前的最后一线空隙，侧身从口袋里抓出一小把生面条朝嘴里塞。

山上山下都在隆隆炮声中震颤。江金虎猛地想起沟里的迎亲队伍，顾不上炮弹不断下落，支起身子伸头朝下望。山沟里没有花轿，没有乐队，刚才幻觉般出现的半支迎亲队伍，眨眼间又幻觉般地消失。

阵地前宽阔的山坡上，爆炸火光和尘土像春季的山花，遮盖了整个青杠坡。不是说敌人只有三个团吗，怎么会有这么多炮？炮击目标准确，发射快速猛烈，江金虎冒起一丝担忧，难道敌人知道我们在山上？如果知道，还叫啥伏击？一天一夜白冻了！

江金虎没料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更糟。

红军身后无人高峰的原始森林中，陡然响起密集枪声和呐喊声，众多川军士兵从黑乎乎的森林里泉水般涌出，沿高坡潮水一样向红军阵地压下来。红军正专注前面，没料到身后渺无人烟的高山原始森林中，会有大队敌人冲出。不少红军战士还来不及转身，便中弹倒在血泊中。七十多年后，居住在青杠坡侧面山脚的农村大爷赵文彬，谈起家门口这场伏击被偷袭的战事，已九十高龄的赵大爷自有他刻骨铭心的记忆。赵大爷反复诉说死去的红军战士，嘴里还含着来不及咽进肚子的生面条。青杠坡大战那年，赵大爷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娃，亲手挖坑掩埋了二三十个遗留在青杠坡上的阵亡士兵，有红军的也有川军的，深深刻在脑子里的，就是牺牲红军战士嘴里的生面条。

江金虎见背后冲过来的敌人火力凶猛，下意识地顺手将大个子往自

己身边一拉，大个子刚才栖身的小树丛立即被密集射来的子弹打得枝叶横飞。大个子倒在地上还没回过神，敌人怎么是从后面来的？

前面的敌人也上来了。

众多川军从地底下冒起来似的，转眼间布满宽阔的山坡，手执装备精良的武器，一路射击、呐喊。原本要伏击敌人的红军部队陷入前后夹击中。江金虎的领头意识完全出自本能，端起机枪大声喊叫着扑向敌人。

从红军身后高坡上冲下来的川军冲进伏击阵地，双方混战成一团，刺刀大刀飞舞，喷起的人血泼水似的到处乱溅，不断有人倒下，如同大片树林遭遇疯狂砍伐。

正面的川军也涌上红军阵地，坡上还有大片川军向上猛攻。江金虎凭直觉发现，川军绝对不止三个团。虽然是地方军阀的部队，那股亡命劲，比中央军更狠。

还要过好多年才有研究这场大战的人了解到，现场指挥进攻的川军师长，为抑制下属的畏战情绪，当场正法了一位负伤后跑回来的连长。据说川军师长态度平和，向负伤的连长提了一个极简单的问题：“阵地还没有拿下，你回来干什么？”

川军凭着人多武器好，逐渐将红军挤出正面阵地。

打响前同江金虎斗嘴的七连长于得胜端着步枪拼刺刀，无意中与江金虎杀到一起，两人飞快地互相瞪一眼。江金虎说：“打回去！”于得胜说：“打！”江金虎大喊：“把阵地夺回来！”于得胜也大声喊：“夺回来！”身边的红军一起呐喊，跟着八连七连两个连长，冲向挤进阵地的敌人。

大个子影子似的跟在江金虎身边，提一柄大刀上下挥舞。江金虎的机枪打空，叫一声大个子，大个子立即将一夹机枪子弹扔过去，同时飞快地做一个只有他俩才看得懂的手势，江金虎明白这是最后一夹子弹了。

江金虎想看地上有没有躺着敌人的机枪手，一回头见几个川军士兵正朝八连的旗帜靠近。打响后才竖起的连队旗帜已被炮火弄得破损不堪，“英雄连”三个大字没有一个笔画完整。旗帜下倒着好多个穿灰军装和黄军装的阵亡士兵，八连副连长身负重伤，趴在军旗前，竭尽全力扶着倾斜的旗杆，已没能力顾扑过来的川军。

江金虎端着机枪冲过去，一路朝靠近八连军旗的川军士兵扫射。

大个子突然在后面大声喊叫，飞身朝江金虎扑去，炮弹的嚣叫声掩

盖了大个子的声音，江金虎听不见喊叫，也没看见大个子扑过来，一发炮弹落在旗帜前爆炸，腾起的泥土和硝烟火光刹那间笼罩一切。

爆炸硝烟散去，八连连队的旗帜不见踪影，江金虎也不见了，与一大片新翻起的泥土混杂在一块儿的，是若干支离破碎的遗体。

半空中，一轮巨大的血红色太阳高悬着，没有刺眼的光，像一个发光的圆形橘红色物体，阵阵硝烟从大大圆圆的橘红色物体前缓缓拂过。

大个子哭喊着从泥土和死人堆里把江金虎扒出来，江金虎满脸满身泥土鲜血，刚睁开双眼就大叫：“给我杀！”大个子悲喜交加：“敌人下去了。连长，敌人被打下去了。”

江金虎抹抹脸上的泥土和血迹，坐在地上四下打量，阵地内外尸横遍野，几个受伤的红军战士忙着收集敌人尸体上的弹药。师部卫生队指导员张兰香正带人抢救重伤员。张兰香头发短得几乎不像女孩，利索干练，指挥卫生队的担架员抢运。

张兰香看见江金虎身上到处是血，走到面前轻轻问：“伤着哪儿了？”江金虎不回答，继续趴在刚才军旗下的弹坑边，用手刨炸翻的泥土，直到刨出一块残存的军旗，又看了看上面剩下的那个不完整的“英”字，才情绪很不好地回应：“伤我的敌人还没生下来。”

江金虎紧咬牙，把军旗碎片揣进怀里。

张兰香要给江金虎检查一下，江金虎不耐烦，头也不回走向一边。张兰香默默望着江金虎晃动的背影，透出与对常人不一样的担忧。

几乎没人知道她和江金虎有什么牵扯，那不是简单的牵扯。

江金虎快速查看了一下，整个八连，排长以上的指挥员仅有自己还活着，战士总共剩下不到二十人。左右两边阵地上，其他连队也是这个状况。

于得胜也在七连阵地上重新布置防守，看见江金虎，说：“这是打的什么仗！”江金虎本来就看不惯于得胜自以为是的样子，没回话。于得胜才不在乎有没有回答，继续评点：“一定是我们的情报出了问题。”江金虎还是没说话。

青杠坡上，又是满山坡往上冲的川军。

几十年后当地出现一批研究青杠坡大战的人，有官方也有民间的，谈到这次惨烈的大战，好些人都说红军侦察到的情报有误，一直以为跟